

李 亚/编著

学生成长之 美丽心灵

成才之路

XUESHENG CHENGZHANG
ZHI MEILI XINLING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学生成长之美丽心灵

李亚 编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生成长之美丽心灵 / 李亚编著. -- 石家庄: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6

(成才之路)

ISBN 978-7-5375-7564-5

I . ①学… II . ①李… III . ①成功心理 - 青少年读物
IV . ①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2981 号

学生成长之美丽心灵

李亚 编著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编: 050061)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29.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黄鹅路西 电话: (010) 81883182 邮编: 102618

学生成长之美丽心灵

目录

我生活的故事

静寂的童年，短暂的快乐

在双重的孤独中寻求光明

爱的光明降临了

感受自然的神奇

“我现在不是哑巴了！”

在游戏中学习

从生活中汲取知识

纽约的学校生活

为了考上大学，努力！

我的大学生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小王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我生活的故事

〔美〕 海伦·凯勒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静寂的童年，短暂的快乐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亚拉巴马北部的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我的降生是很简单而普通的，无异于别的小生命。我呱呱坠地，睁开双眼，并且同每一个家庭的第一个婴儿一样，成了家中的宠爱。人家说，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已经显露出一种好学而又自信的气质，看见别人做什么，我总要模仿着做。6个月大时，就会尖声尖气地说：“您好！”

短暂的春天百鸟婉转、歌声悦耳。夏季到处是果子和蔷薇花。等到草黄叶红已是深秋来临。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在一个蹦蹦跳跳，咿呀学语的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记。

然而这美好的记忆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阴郁的二月来临时，我病了。这场病让我变得眼瞎耳聋，生生地将我扔在一个浑浑噩噩的世界里。我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般无知。人们说我得了急性脑出血，医生认为我是活不成了。然而一天清晨我忽然退烧了。这高烧来得迅速，退得也奇特。一家人感天谢地。但是兴奋的余波还没有消逝，一个更大的灾难降临了，我竟然从此再也看不见、听不到周围世界的一切。就连医生也未曾想到会这样。

我还依稀记得一些病中的情景，尤其记得在我清醒时，母亲体贴耐心地哄着我，以减轻我的痛苦和焦躁。我还记得，我在半睡中被疼痛和迷乱搅醒，把干涩而炙热的双眼从光亮转向墙壁。这光亮我一度十分珍爱，如今却变得如此黯淡，而且日甚一日地黯淡下去。除了这些零星点滴的记忆之外——如果能够算做记忆的话，别的一切似乎都不是

真的，倒像是一场噩梦。我对周围的一片静寂和满目黑暗，逐渐地习以为常，忘记了以前并非这个样子，直到后来——我的家庭老师的到来，我才从其中解脱开来。

病愈之后几个月的琐碎情况，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膝上。当她在家里到处走动做家务时，我就拽着她的衣服，跟着走来走去。我用手到处摸，并留意她的各种动作，就这样弄明白了许多事物。不久，我觉得非常需要与别人交往，互相交流信息，于是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一摇头表示“不”；点一点头表示“是”；拉一拉表示“来”；推一推表示“去”。我要是想要面包，就模仿面包和涂黄油的动作；若是要母亲做的冰淇淋，我就做开动冰箱门的手势并打几个冷颤，表示冷的感觉。母亲也想方设法让我明白她所表示的许多东西。我能明白她要我帮她拿什么东西，她一有表示，我就赶紧跑上楼或是到别处拿。说实话，我在那漫长的黑暗中能得到一丝光明，完全是母亲慈爱和智慧的功劳。

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五岁时，我就学会了把洗好的衣裳叠好放起来，并能认出哪几件是我自己的。从母亲和姑母的梳妆打扮，我知道她们要出门，就央求她们带着我去。亲戚朋友来串门，我也总被叫来见客人。他们走时，我挥手告别，因为我还隐约记得这个手势所表示的意思。一天，几位先生来探望母亲，从前门的开关我知道他们到来了。我灵机一动，跑上楼，穿上一件自以为最漂亮的见客的衣裳，还学着别人的样子站在镜子面前，往头上披一条纱巾，遮住了脸，直搭到肩上。腰里系上一条腰撑，腰撑很大，差不多和裙子一样长。打扮好之后，我就下楼帮着款待客人了。

记不起什么时候我才开始发觉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在教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那时我就注意到，母亲和小伙伴们在表示要别人做什么事的时候，并不像我那样做手势，而是用嘴巴说话。有时，我站在两个讲话人之间，用手摸着他们的嘴唇，却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心里十分着急。于是我也活动着我的嘴唇，并

使劲打手势，可他们还是弄不懂我的意思。这使我勃然大怒，就大叫大嚷、乱踢乱闹，直到声嘶力竭才罢休。

那时，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一个是厨师的女儿，是个叫玛莎·华盛顿的黑人小姑娘，另一个是老猎犬贝尔，一只了不起的狗。玛莎非常明白我的手势，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对她指手画脚使我乐此不疲，而她慑于我的暴力又不敢同我较量。因为我身强力壮，处处争强好胜又不顾后果，甚至不惜拳打脚踢，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们整天待在厨房里揉面团、磨咖啡、做冰淇淋、做蛋糕，还喂母鸡和火鸡。这些家禽一点儿也不怕人，在我手上吃食，并乖乖地让我抚摸。珍珠鸡特别爱把窝垒在人迹罕见的地方。我最喜欢到深深的花草里去找它们下的蛋。尽管我不能给玛莎说“我要去找蛋”，但我可以把两手比成圆形，放在地上，表示草叶里有种圆圆的东西，玛莎一看就懂。若是有幸找到了蛋，我总是不允许玛莎把蛋拿回家，我用手势告诉她：她如果拿着蛋，一摔跤就要打碎的。

堆放麦子的栅子，养马的马房，还有那一早一晚挤牛奶的牛栏，都是玛莎和我总也玩不厌的地方。挤奶人挤奶的时候，特别准许我们把手放在奶牛身上。我由于好奇，就在奶牛身上乱摸，那奶牛却生气了，用尾巴使劲鞭打我。

准备过圣诞节对我来说是一大快事。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但是我很喜欢那种愉快欢乐的气氛，特别是大人们为了能够让我们安静一些而分给我和玛莎零食的时候。是的，我们老是碍手碍脚的，使大人们做事不便，然而我们却自得其乐。有时候他们也让我们帮着磨香料、拣葡萄干，有时候还让我们舔汤勺上的余滴。我学着别人把袜子挂起来，然而我并不是真有兴趣，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天没亮就急忙爬起来看袜筒里的那些礼物。

玛莎和我一样淘气。七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丫头坐在廊下的石阶上：一个

皮肤黑得像乌木，头上东一束西一束地竖着用鞋带系起来的发髻，简直和开瓶塞的钻没什么两样；一个则是白白的皮肤，金黄的卷发。一个是八九岁，另一个年方六岁。这小的一个盲孩子，也就是我，大的当然是玛莎·华盛顿了。我们正忙着剪纸人儿，但不多一会儿就玩腻了，又乱剪一通鞋带和树叶。紧接着我就把目标转到玛莎头上的那些“开瓶钻”。一开始她不让，后来就屈服了。她以牙还牙，拿起剪刀就来剪我的头发，剪下了一缕，幸亏母亲及时赶到了，否则我的一头秀发可就荡然无存了。

那只叫贝尔的狗，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它又老又懒，爱躺在火炉边上，不喜欢跟着我到处跑。我费劲地教它明白我的手势，可它又笨又不专心。有时它忽然跳起，浑身颤抖，跟着又聚精会神地蹲下，就像要逮一只鸟的样子。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这样，但它不听我的指挥却是千真万确。我很生气，教不下去了，就狠狠地揍它。它从地上爬起来，伸伸懒腰，鼻子里哼两声，转到火炉的那一头，又躺下了。而我呢，又累又沮丧，只有丢下它不管，转身去找玛莎了。

童年时代的往事历历在目。我在寂静而又没有光明的日子里无所事事地生活着，回忆起来还是感到非常有趣。当然，也有点羞愧。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淋在围裙上，就解开围裙，拿到起居室炉子的余火边上烘烤。我嫌围裙干得太慢，就又靠近一些，放到了热灰上面。火一下子燃了起来，烧着围裙，把我的衣裳也给点着了。我狂嚎起来，老奶奶维妮赶来，用一床毯子把我裹住，差点儿没把我给闷死，不过火倒是灭了。除了手和头发之外，烧得还不算怎么厉害。

在那些日子里我还发现了钥匙的妙用。一天早上，我把母亲锁在厨房里，仆人们都在忙其他房间里的事情，没有人知道。母亲就这样在厨房里关了至少三个小时。她在里边敲门，而我不为所动，只是坐在走廊前面的石阶上感受着敲门所引起的震动而咯咯地笑个不停。这种淘气太不像样了，父母决定尽快请人来管教我。于是，莎莉文小姐来了。初来乍

到，我就找了个机会把她锁在房间里，当时母亲让我上楼给她送东西，我转身出来，“砰”的一下把门锁上，将钥匙藏在了大厅的柜子底下。任凭他们怎么哄，我就不说出钥匙藏在什么地方。父母不得不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小姐从窗户爬出来。我洋洋得意，几个月后，才把钥匙交了出来。

在双重的孤独中寻求光明

差不多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从那爬满藤蔓的屋子搬到一所比较大的新房子。我除了拥有父母亲外，还有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有了一个叫米尔德理的妹妹。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呢？有一次，我穿过一堆堆的纸，来到父亲跟前，恰巧他独自一人举着一大张纸，还戴上他的眼镜，以为这样可以解开疑团了。但一直好几年，我都没能弄明白。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纸都是报纸，而父亲则是一家报社的编辑。

父亲是一个非常仁慈宽厚的人，他非常热爱这个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他总是和我们待在一块儿。人家说他是一个精明的猎人，并且枪法极准，百发百中。除了家人，他最爱的就是狗和猎枪。他非常好客，几乎好客过了头，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个客人。他的得意之作，要算他侍养的花园了。据说他种的西瓜和草莓是我们这一带最好的。他还常常送给我一些上市最早的葡萄和精选出来的樱桃。他有时领着我在瓜田和果林里，抚摸着，逗我乐。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令我永生难忘。

他还是讲故事的高手。我学会说话之后，他常常慢慢地用手指在我的手掌上描画字母，讲最引人入胜的故事。最让他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听我复述他讲过的故事了。而我的母亲呢？她对我是那样的宠爱，使得我不知从何说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妹妹看做是侵犯我的权利的人，因为我知道我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心肝宝贝了，不由得满腹嫉妒。现在坐在母亲膝上的，那个位置原来是我的，而且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似乎也都被她占去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

觉得不仅仅是受到侵害，简直是受到了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洋娃娃，我喜爱得要命，就给它取名兰希。它是我脾气发作时的牺牲品，浑身被折磨得一塌糊涂。尽管我也有会说话的、能叫喊的洋娃娃，也有会眨眼睛的洋娃娃，但是没有一个像可怜的兰希那样被我疼爱。我还专门为兰希准备了一个睡觉的摇篮，我常常摇它睡觉，一摇就是一个多小时。我的兰希和摇篮就是我的珍宝，我从来不让别人动一动。然而有一次，我竟然发现妹妹舒舒服服地睡在这摇篮里。天啊！一个我不喜爱的人竟然如此放肆，我不禁勃然大怒，我一下子冲了过去，把摇篮推翻，要不是母亲赶来接着，妹妹可能就被摔死了。那时候我已经又盲又聋，正处于双重的孤独之中，当然不能领略亲热的语言，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给予的感情。

我越来越渴望能够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表达出来，这样一来，几种单调的手势就不能应付了，一旦表达不了我的想法，我就要大发脾气。我觉得仿佛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抓扯着我，我疯狂地挣扎，想挣脱它们，并非因为挣扎会有什么效果，只是因为反抗的烈火在我胸中熊熊燃烧。

爱的光明降临了

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他治好了几个盲人，于是父母亲立刻决定带我去那里医治眼睛。到了巴尔的摩，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对我的病无能为力，然而他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我们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校长阿纳格诺斯先生写信，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这个柏金斯学校正是为盲人寻求幸福的地方。父亲立刻发了信。没过几个星期，热情洋溢的回信就来了。信里有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已经是1886年夏天了，莎莉文小姐是第二年的三月来到我家的。

我的老师安妮·曼斯飞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一天。

回想在此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得不感慨万分。这一天是1887年3月3日，那时我才六岁零九个月。

那一天下午，我站在阳台上，一声不响地期待着。母亲的手势以及人们匆匆忙忙进进出出，使我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着。下午的阳光穿过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照射着我仰着的脸庞。我的手指有意无意地抚弄着我熟悉的那些花草的叶子，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的春天而绽开笑脸的花朵。那时，我还不知道生活的大门即将向我敞开。而在这以前的几个星期，暴怒和痛苦一直纠缠着我，使我心烦意乱、苦不堪言。

朋友，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茫茫大雾中你绷紧了自己的弦，驾驶着一条大船，不时用各种仪器探测着方位和距离，缓慢地向对岸驶去。你的心怦怦直跳，害怕出现意外。在没有接受教育之前的我正像这大雾中的航船。而且我没有指南针，没有探测仪，我无法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在心底无声地呐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

我觉得有人向我走过来。是母亲吗？我伸出手去。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接着把我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她是为了启蒙我、为了爱我才来的。她就是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

第二天早晨，她带我到她屋子里，送给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才知道，这洋娃娃是柏金斯盲童学校的学生送给我的。在我玩了一会儿布娃娃之后，老师在我手上慢慢地拼写“洋娃娃”这个词，我立刻对这种用手指写字的方式发生了兴趣，并且模仿着在她手上写。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出这个词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兴奋得脸都涨红了。我跑下楼去，找到母亲，把这个词拼写给她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这种东西。我不过是用手指依样画葫芦而已。在随后的几天里通过这

种不求甚解的方法，我还学会了拼写“针”“帽”“杯”这些字，还有“坐”“站”“行”这些动词。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那是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理解到的。

有一天，我正在玩新洋娃娃的时候，莎莉文小姐把我原来的那个布娃娃也拿出来放在我的腿上，同时在我手上拼写“洋娃娃”这个词，我明白这个词对这两个东西都适用。这天上午，我们还为“杯”和“水”这两个字纠缠了很久。她要我明白“杯”是“杯”，“水”是“水”，而我总把两者混为一谈，认为“杯”也是“水”，“水”也是“杯”。她实在没办法了，只有暂时丢开这个话题，但过了不久她又旧话重提。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抓起新洋娃娃就往地上摔，一下子就把它摔碎了，我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这种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我对洋娃娃也没有什么爱。在我的那个寂静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温柔的感情。莎莉文小姐把洋娃娃的碎片扫到炉子边上，这使我感到一种满足。她把我的帽子取来递给我，我知道她要带我到外面和煦的阳光下去享受了。这个思想——如果一种脱离言语的交流而单调存在的感觉也算是思想的话——使我雀跃不已。

我们在一条小路上散步，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香味扑鼻。有人正在提水。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水管口上，我感到一股清凉的东西在我手上淌过。这时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水”字，开头写得很慢，后来就变快了。我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全神贯注地感受她手指的划动。忽然间，我恍然大悟，好像记起了一件忘却许久的事，我一下子理解了语言的神秘，知道了“水”这个字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清凉而奇妙的东西。这件事情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当然，在今后的征途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阻碍和困难终究会被克服的。

在井房里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啊！原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称，而每个名字都启发了我新的思想。当我一回到家里，我所碰到的东西仿佛都萌发了生命，我在用刚

刚获得的这种新奇的观点来观察这些东西。一进家门，我想起了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我摸索着来到炉子跟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我的眼睛浸满了泪水，因为我意识到了我干了些什么样的坏事。我非常惭愧，非常后悔，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

这一天，我学会了其他字。现在虽然已经记不住都是些什么字了，但还记得有“父亲”“母亲”“妹妹”“老师”这些字。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晚上，我躺在床上回味这一天的巨大收获，心中充满了喜悦。啊！世界上还有哪个孩子比我更幸福？这天晚上，我平生第一次企盼着新的一天快些来临。

感受自然的神奇

我的灵魂被唤醒了！对于1887年的夏天的种种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几乎整天都用手不断地去触摸我能触摸到的东西，并记住它们的名字。我触摸的东西越多，对其名称和用途了解得越细，我就变得越发高兴，信心也在一天天的增长，也就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同外界的紧密联系。

鸟语花香的季节来了，莎莉文小姐拉着我的手，越过田野，向西纳河河边走去。人们在田里忙着播种。我们在河边柔软的草地上坐下。在这里我第一次领悟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我明白了是阳光和雨露让大地孕育出这些树木，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又能供人果腹充饥。我明白了小鸟如何筑巢，如何生存，如何随季节的变迁而长途迁徙；明白了松鼠、鹿和狮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是怎样觅食，怎样睡觉休息的。我对万物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莎莉文小姐先教会我从那粗壮的树木，那柔软的草叶，还有我妹妹的那双胖乎乎的小手上去领略什么是美，然后才教我算数和怎样画地球的形状。她把对我的启蒙同大自然联系起来，使我同花鸟虫鱼结成愉快的伙伴。

世间万物都有两面性，大自然更不例外，就在那些日子里我的一次自身经历告诉我，

大自然并不总是可亲和蔼的。一天，我和老师散步到一个较远的地方。那天早晨风和日丽，让人感到惬意无比。但是当我们返程时，天就热起来了。我们在路旁的树下休息了两三次，最后一次停在离家不远的一棵樱桃树下。这树枝叶茂盛又好攀爬，老师用手一托，我就上了树，找个枝杈坐了下来。树上十分阴凉，莎莉文小姐提议，就在树上吃午饭吧！我答应了。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她回去把饭取来。

很快天气说变就变，温暖的太阳消失了。乌云密布，那代表着光线的热气不见了。一阵怪气味从地面上升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暴风雨之前常有的预兆。突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一种同朋友隔绝、同世上的人隔绝的孤独感从心底冉冉升起。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又冷又怕，一阵阵发抖，只盼着莎莉文小姐快点回来，最关键的是把我从树上弄下来。

先是一阵不祥的沉寂，接着树叶哗啦啦地响声不断，树身也猛烈地摇来摇去。一阵狂风差一点儿把我刮下来，幸好我紧紧抓着树枝。树摇动得越来越厉害了，被刮断的小树枝就像雨点般劈头盖脸地落下。我急死了，很想从树上跳下来，可是又很害怕，只好一动不动。我在树杈之间蜷成一团，任凭那些树枝在我周身扑打。大地在震动，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砸到了地上。这震动由下而上地传到了我坐着的树枝。我惊恐到极点，害怕人和树一起摔倒在地。正在这危急的时刻，莎莉文小姐一把抓住我的手，扶我下了树。我紧紧抱着她，为能够再次接触到坚实的大地而高兴得直发抖。就这样，我又掌握了一种新知识——大自然有时也“向她的儿女开战，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还隐隐地藏着利爪呢！”

此后我一想到爬树就怕得要命，过了很久我都不敢再爬。最终还是那繁花似锦、香味弥漫的弥莫萨树消除了我的恐惧心理。春天，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一个人坐在亭子里，这时候一股奇香向我袭来。我立刻站起来，本能地伸出两手，似乎“春之

神”穿亭而过。“是什么香味儿？”我琢磨着。但立刻我就分辨出这是弥莫萨花的味道。我想起这棵树是长在篱笆旁小路拐弯的地方，就摸索着向花园的另一头走去。啊，弥莫萨树果然在这里，在和煦的阳光里那缀满繁花的枝条在微微颤动，几乎下垂到长满青草的地面。世界上再也没有如此绝妙的美景了！花朵很秀丽，一尘不染，就好像是月宫的桂花移植到了人间。我在落英缤纷中走到那粗大的树干旁边，站在那里有了一会儿，然后我踩着枝丫的空处，两手抓住枝干往上爬。树干很粗，抓不牢，我的手又被树皮擦破，但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正在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因此我不断地爬啊爬，直到爬上一个舒服的座位。这座位是很早以前被砌在那里的，天长日久，已经与树合二为一了。我在上面待了很长的时间，感到自己好像变成了云端仙女。从那以后，我常在这棵月宫桂花树上尽兴玩耍，遐思冥想，让自己在美妙的梦境中尽情地遨游。

“我现在不是哑巴了！”

春天，1890年的春天，我要做一个勇敢的决定：学习说话！

我早就有发出声音的强烈冲动。我经常一只手放在喉咙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发出不知所云的声音。而平常，只要是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我都喜欢。碰到猫“喵喵”地叫，狗“汪汪”地吠，我总爱用手去摸它们的嘴巴。别人唱歌，就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别人弹钢琴，我就用手去摸钢琴的琴键。没有丧失听力和视力时，我学说话学得很快，可那突如其来的病魔夺去了我的听力，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不出话了。我常常整天坐在母亲的膝上，不停地用两手去摸她的脸，这样做只是因为她的嘴唇一动一动的很有意思。虽然我早已忘记说话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学着人家的样子活动自己的嘴唇。家里人说我哭和笑的声音都很自然。不仅仅如此，有时，我嘴里发出声音，拼出一两个单词，但这不是在和别人交谈，而是在不由自主地锻炼自己的发音器官。那时我还记得“水”（water）

这个字的意思，因而嘴里常发“wa-wa”的声音。慢慢地这个字的意思也快忘掉了，就在这个时候莎莉文小姐来到了我家。在她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用手指拼写“水”这个字，但它的音我再也不会发了。

尽管我年龄小，但我早就注意到，我周围的人交流思想的方法与我不一样。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耳聋的小孩也能学会说话，但我已开始对我自己的交流思想的方法感到不满意了。很明显，人完全靠手拼写与别人交流思想，总是感到自己像被绳子捆住一样被限制和束缚。我越来越忍受不了这种感觉，我极力想摆脱束缚。我常常像小鸟使劲扑打翅膀那样着急，一个劲儿地咂巴嘴唇，想开口说话。家里想方设法阻止我说话，他们怕我学不会而丧气。但我不愿意就此罢休。后来偶尔听说了拉尼尔德·卡拉的故事，我学说话的信心就更强了。

还是这一年，曾教过劳拉·布里曼的兰姆森夫人到瑞典和挪威访问，访问结束后立即来看我。她告诉我，挪威有一个和我一样又盲又聋的小女孩，名叫拉尼尔德·卡拉，已经学会了说话。她还没有把事情给我讲完，学说话的欲望就像烈火一样在我胸中熊熊燃烧起来。我暗自下决心：不学会说话誓不罢休！我闹着要莎莉文小姐带我去找霍勒斯·曼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求她给我出主意想办法。这位秀丽而又温和的小姐说要亲自教我。很荣幸，从1890年3月26日起，她就教我说话了。

富勒小姐是这样教我说话的，她发音的时候，让我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从而使我感觉到她的舌头和嘴唇是怎么动的。我心急地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一小时不到便学会了说出M、P、A、S、T、I这六个字母。就这样，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11堂课。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我第一次说出“天气很热”这个连贯的句子时，我是何等惊喜交加！这个句子尽管说得结结巴巴，但这毕竟是我用嘴巴说出的话啊！我觉得摆脱了束缚，心里一股新的力量汩汩涌出。我渴望通过这说得还不够流利的话，掌握所有知识并获得